

出国交流小结-2017秋UCLA

2018-03-30 14:04:45

1、炸鸡与雪平锅 这是我抵达LA的第一天。到时已近晚六点，但加州的阳光依然明亮的惊人。一行人七手八脚地拖着各自的数只大箱子，站在了LAX机场的载客区。第一次打Uber的成果并不喜人：那一只唯一事先插着美国电话卡的手机被三人轮番蹂躏，对着空气努力地口说手比。显然，司机和乘客都认为对方的口音实在太难懂了。三十分钟后，坐上另一辆Uber的我看着车窗中渐趋荒僻的景色，想起司机听到我们airbnb地址时露出的担心表情，心想，It will be tough. airbnb来自一家华人房东。好心的房东特地开车带我们去超市采购了这一周的食物材料，并叮嘱我们必须试试超市的炸鸡：“上一个房客，来做项目的博士，在这里住了半年，最爱的就是这个炸鸡了。”我们带着一份炸鸡进了burger king，边点饮料边吐槽LA公共交通。笑意吟吟地往回走，一个人悄悄截住我们。通过他含混低语的语句，反复指着那盘我们放在Booth的炸鸡和坐在隔壁的一个女人，我们震惊地听懂了一个事实：她偷拿了我们的一块炸鸡！我们僵硬地回到原座，顶着隔壁投来的警惕眼神，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三观重塑的茫然，恐惧，微妙的喜感，还有一点“**It finally happens**”的安心感。就是我对洛杉矶的第一印象，一顿“体会群众生活的水深火热”的鸡排。不过，确实挺好吃。三个人和六件行李在一间小房间里开始了近两周的蜗居的生活，等待着开学。在没什么娱乐活动的情况下，我的生活仅仅由学习和吃饭两部分组成，而烧饭，这一我从来就没有点亮过的技能点，就勉为其难地充当了我的唯一娱乐。用着煤气灶，下着番茄鸡蛋面，多少抚平了我异国他乡的焦虑感。三个人充分运用起计划经济的大棒，一口雪平锅，将少的可怜的几种食材变着花样煎炒烹炸，就连酱油也要每人每天限时限量。最重要的是，绝对不准说不好吃。在朋友圈的食物照片攒齐了九宫格后，开学了。

2. 两点一线的宿舍宅 我将宅的风格从airbnb一路发扬到了UCLA。首先这是因为我的选课，虽然量不大，但都是从没有接触过的新领域。作为一个英语并不优秀的文科生，在开始的几周里战战兢兢，过着上课练听力，下课练阅读的生活，而UCLA的山路保证了我即使是两点一线，也依然能保持每天足够的运动量。听力——对我来说最难的不是教授的lecture，而是讨论课。我选的是一门文科基础大课，内容并不算难，但是印度裔TA的口音，和local同学们兴之所至的发言使得我往往在讨论告一段落后才慢慢明白TA究竟问了什么问题。每周五结束一周的讨论课，顿觉如释重负，春暖花开。鄙视着这样的自己，我苦笑着给朋友发短信：估计再过半年我就能开口讨论了；阅读——另一门相对专业的艺术史的Reading Material使我的每一个周末都异常充实。艰深的史料和艺术分析，以及不时出现的第二外语拖慢了我的阅读速度。更关键的是，由于缺乏基督教的宗教背景，我对相关的专业词汇很生疏，也难以理解其时代语境。在艺术史课上认识的一位local同学，不论何时遇到，相互问候时，我都只能用千篇一律地回答，**Still struggling with the readings**. 每天两顿的meal plan是我唯二的放松时光。终于某天在东亚餐厅的门口，我请教了小伙伴们他们是如何持之以恒地骚扰教授和TA的经验，并且得到了指点：“脸皮”要厚。这其实也是这三个月来我认识最深刻的一个道理，如果用宿舍lounge里给新生的心灵鸡汤来换个说法的话，就是**“If you do not ask, the answer is always a no”**。硬着头皮地发邮件、约时间，才发现奇怪口音的TA其实非常温柔细致，不仅答疑解惑，还建议我联系那一领域的教授，以获得更好的解答；才发现高冷女神型的教授一直留心着我的论文进展，尽量帮助我这个班上唯一的交换生；才发现教授们都是可爱且真诚的人。不仅仅是习惯了在学习上主动地争取，渐渐地我也习惯了一个人走下长长的Gayley Avenue，跑办公室、看展览、做人类学调查；习惯了打电话前不再前思后想恨不得写发言提纲，而是努力用气势弥补结结巴巴的口语，和办公室、保险公司、医院等各种机构争执扯皮。我开始适应学习的艰难，也开始感受到人类学、艺术史的力量。在Social Security Office，我直接目睹了一个人因数次申请社会保障卡被拒而绝望，突然更能理解人类学课上阅读到的关于美国处于灰色地带的移民现状的书籍和这些研究的价值；在学校后山的Gettysburg Museum，我惊叹于画作的色彩和光影，也体验和评判博物馆的教育活动、导览设计和经营管理；在校区内的Hammer Museum，我试着观察和思考艺术家、观众和博物馆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自己的专业……

3. 中国人，美国人，英国人 宿舍是Classic Triple，容纳了一个ABC，一个英国交换生，和一个我。除了贫穷以外，另一个促使我选择三人宿舍的原因是，我天真地认为相比住双人宿舍，这会使我练习口语的机会增加一倍。当然计划出现了纰漏：我忘了，外国人之间也是会相互交流的。ABC舍友是一典型的香蕉人。move in的第一天，宿舍很局促，我的桌子甚至没有插座，请她去超市时顺便带一个拖线板给我。她答应时带点警惕和迟疑地看着我：你得自己付钱。我尴尬中还带了点生气，说，Of course。不过我也渐渐适应了美国人直来直去的思路，宿舍生涯中屈指可数的几次活动都是被她直接拽出门的。万圣节的当晚她把埋首于Reading的我拉到了lounge，塞给了我她的备用小南瓜。虽然我的雕刻手艺受到了一致的嘲讽，不过指尖上南瓜的清香和众人的笑脸依然令我感到了久违的放松和愉悦；初次的感恩节晚餐也是在她家度过的，我们一起制作了饮料沙拉，给火鸡摆盘，布置餐桌。令我记忆深刻的是，她的妈妈做了满满当当的三大桌菜，然后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今年的晚餐相较于往年实在是有些单薄了……我感慨地回到，没事，已经远高于我家年夜饭规格了。英国舍友拥有一米八左右的身高，和一口我听着十分亲切的口语——毕竟我从小到大的英语教材主要还是英式英语。她几乎拥有电视剧中英帝美帝大学女生的一切典型特征。少女的穿着，自拍的痴迷，夸张的语调，礼节式的关心和热情，凌乱的个人区域，对音乐和集体活动的热爱，对约会的吐槽和期待，等等等等。在她的映衬下，我的local舍友几乎可以算是纯种中国人style了。作为一个内心敏感、注重养生、拥有中老年生活作息的宿舍宅，在最初的新鲜劲过去之后，我发现我陷入了困境。这些困境的关键词在一个月內稳步增加着：我的卫生、我的睡眠、我的作息、我的隐私、我的个人财产，以及，英国舍友。不过我最大的困境是，我只擅长于生闷气，并且脸皮十分的薄。直到下半学期，一方面，形式已经发展得过于不乐观，一方面，我在小伙伴那里学来的然后在各种糟糕境地里磨练出来的厚脸皮和胆量才使我稍稍有了一点主动解决问题的心思。“该怎么说呢？”我努力做出严肃中带了一点随意，随意中带了一点严肃的表情，写写划划，“唔，开场语得是**“I think we need to have a talk”**，结束语得是**“Thank you, that will be great”**”。这场预想中的对话实际只持续了不到一分钟，顺滑到我只来得及使用这两句开场白和结束语。当然，困境并不会也像电视剧一样得到完美的解决，但确实挽回了一些我的生活质量。虽然这非常的老调重弹，但我还是想说，如何与人相处，如何保持自己的权利，除了自己争取以外别无他途。

4. 这些掠影，当能稍稍反映一些我的交流生活。比在复旦时更紧张、更艰难，也更奇妙、更丰富。短短三个月间，学习是我日程表的全部，宿舍和教学楼是最常呆的地方。我并不认为这样的生活很枯燥。除了对新知识、新领域和新教学方式的吸收令我时刻感到充实以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这样的生活迫使着我前进，成为一个内心更强大的人。作为一个总是有些怯懦和敏感的人，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参与社团、旅游、social的情况下，我却意外地直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了美国的生存哲学。不过就是“主动面对、主动争取”这四个字而已。生活，不会永远顺风顺水，学术，从来也不是通天坦途。不过，感谢这些经历，我想我已经明白在日后应该如何面对这些了。